

2022 年终总结

2022 年是对我来说转变相当大的一年。虽然年年如此，但人毕竟是一年比一年多愁善感的。这种转变之中的一切感触，依然有许多值得可写。这篇随笔自 10 月 28 日提起笔，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多月，因而可能会相当长。甚至在这两个月间我心境的变化也有所体现在全文感情基调的递进中而难以统一，但这便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事情了。若真的有人愿意赏光一瞥这篇不成文的年终总结，我也将不甚荣幸。

2021 年的结尾，我写下“世界的美好春日与秋日绽放，即便凋谢也不消其美丽。我感谢的是那些我值得珍藏的，与我终将学习的。完整的一年，是友情让我完善，让我成长。新的一年，我依然要像去年的新年愿望一样，坚持自己的热爱。”

在 2022 年的末尾回望，我又是否坚持了自己的热爱？是否珍藏了我所珍视的？是否学习了我所仰慕的？更进一步地，经历了一年，我从一年前的自己成长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想从最细枝末节的一切开始，梳理今年的种种经历，以得出这些跨越一年之间的答案。

一月，一整年的时间齿轮在大家都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开始缓缓转动。

因某个晚上呆滞地看着跨年晚会却控制不住汹涌的情绪而到处哭诉，竟侥幸和黄色蜜蜂成为了交心的朋友。不善社交的人在人海中找到与自己有共通之处的人自然相当难得，而真正互相交流、互相了解，则就更加不易。我将此认作是无比真挚的友谊，因而也潜移默化地认定了其可遇而不可求。即便是这样一位不会与我有完全一致的态度与想法的人，这样一位不会像我一样用太久的时间停留在无尽的怀古伤今中，却也一样有着苦恼与欢乐的人，也让我对死灰般的社交与学习有了一丝希望。正如下个月会真正地下一场雪，雪后的院子里依旧会开着清芳的梅花。

在炸老师和里奥绝交后，一时有感，写了《黑玫瑰》。文章合为时而作，那时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将一时自己的情感随意套用也固然自私。可我后续写了相当多的东西，虽然篇篇声明“不代表个人观点”，却又何尝不是在他人的故事中流自己的泪？以拙劣的文字创作描绘转瞬即逝亦或是绵长哀伤的情绪，本就是我想尽力做到的事。因而，之后的一年里，有无数多似乎有那么一点可取之处的文字被我以不连续的情绪和不顺畅的笔法写出，甚至有些令我引以为豪。哪怕它们或许并不能带给人喜悦，只能让我回忆起当时心中的无限思绪与当时一切故事中的无尽遗憾。

而后是生了一场病，虽说不大，也并非如新冠那般可怕，却也依旧让我在 39 度以上烧了五天，并留下了接下来半个月断断续续的呕吐和呼吸道炎症。这也留给了我很多奇怪的后遗症，比如反应速度变慢了大约百分之十，食欲也长久不振。其实人每当生病时都会感觉，那就是心理上的煎熬其实还是好过生理上的病痛缠身。可惜每次病愈之后，就把这些抛诸脑后，然后继续把思绪投射到一切本不该共情的人与物中，继续为心中郁郁不得志的东西而无病呻吟。然而我或许从那时起明白，死灰般的思绪，总光明过无思绪的死灰。保留有一腔灰烬，便也可能有重燃的一天。

初见了 Asoul，初看了《开端》。互联网其实可以带给人相当好的休闲娱乐，尤其当选对了方式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真正的热爱，也明白许多人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如愿。我想凭微弱的光焰照亮哪怕只是身边的几个人，让他们因我而多一些值得铭记的美好。虽然我貌似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并没有做到，但仔细回想，那也是我至十月末写下此段为止唯一一段未觉得孤独的日子开始。那是一抔灰烬，自久远时光滑落而来，自冰泉冷涩凝结坠落而来，却又在渺茫的火苗中复燃。

这一个月听的歌记录献给了《一丝不挂》和《何日重到苏澜桥》。《一丝不挂》是我第一

首一个月循环 100 次以上的歌,或许是由于想起那时自己对爱情疯狂的向往与无尽的压抑,进而回想起了一年前的点点滴滴,悲哀着自己的不争,因而尤为触动。《何日重到苏澜桥》则讲述了多年后与故人重逢的怅惘,仿佛经年的余歌在亲眼见到对方的那一刻终于曲终。而曲终人散后,想要描绘却又无力提笔,心底犹空。

二月,抉择与改变将阳光从一亿五千万千米之外送到了我的心中。

度过农历新年,怪异的病情基本康复,无尽的精力与喜悦向我涌来。很快,我趁着寒假时间入坑了原神和碧蓝航线。这两个游戏,一个风评并不好,另一个则在各种意义上久负盛名。我见识了愚人众在蒙德的豪夺与在璃月的计谋,欣赏了胡德在与俾斯麦的战役中壮烈殉爆。就像人类要在神明治下的土地留下自己的痕迹是困难的,阶层跨越和渺茫的未来在现实中似乎也是些令人窒息的事。因而我喜欢上了刻晴,不只是外表,更因为她不敬神的内在品格。而何时我们的这片大地才能洗净神明的强光笼罩,回到人治之下呢?这大概是我真正想要用一生去努力的事吧。

可是提到理想主义者,为何总是“悲歌”一词跃现在人们心中?为何不能是“美好”与“期待”?难道在他们看来,我连在二月下的这场雪堆积出的平面上写下一排大大的“CRANE”都不被允许吗?难道在他们看来,人就应该在世俗化和社交化的导轨上单向滑动至不可挣脱的深渊吗?在整座三年高塔的强弩之末,每个人都在前所未有地内卷,我却想反抗着这股“逆理想主义”的污浊之水而前行,自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竭力平衡着学习与娱乐,拾起了两年没碰过的复习题,却还尝试着勾起旁人的一抹灵气。而讽刺的是,我却从不认为我自己有灵气,某些人大概也只觉得我在无谓地打扰。可某些事之所以有意义,正因其徒劳。

接下来是真正的抉择与改变。在长达四个月的挣扎后,终于下定决心与里奥绝交。从古至今的文字总刻画着相似的社会关系生灭过程,诸如此类大都可概括成利益、认同感、机会成本和供需平衡的相生。可在对自身与社会关系无尽的质疑下,总有人遵从内心,也总有人摧眉折腰。我不愿把心理上一切的变幻压缩成冰冷的经济学过程。挣扎着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甚至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事。也正因如此,做出了选择后的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快乐,一切不安的呐喊也在那时销声匿迹。绝交后,最鲜明的感受就是分部梧桐树遮蔽下冬日的阳光,是没有温度的温暖,大概也会是缺乏圆润感的循环。但至少在那时我短暂地享受了部分的无忧无虑,也将这些不易再有的美好珍藏至今。

如梧桐细雨总是随风摇动着悠远的记忆,时隔一年的种种回望也总是让人有新的思考。从一年前的二月与某人分手,我总是在一步一步地更清楚如何立身,如何处世,如何共情,如何为人。伴随着无穷无尽不眠之夜的思索与自我的困兽之斗,感情的共生能力似乎得以从我的大脑皮层中喷薄而出。似乎是终于得以搭建起了情绪的迷宫,我犹如拾取了神之灵知一般后天习得了“通感”的能力。这尽管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所谓技能,却让我能不断地从更多角度的融合中来思考世界。我文字的用词似乎走上了光的色散般的偏锋,却又始终融入在绕树三匝般的对主题的渐进中,得以有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表现力。正因如此,我才更加明白必须珍惜一切无论好坏与悲欢的过往,将忧愁与欢乐唱尽。

这一个月听的歌记录献给了《心上秋》和《tolerate it》。《心上秋》对王昭君的历史故事进行了再创作,充分抒发了一念之间便铸成永世过错此类的悲情,或者说得轻松一些,便是不可断绝之忧愁。而古来一切或痴或迷,或许“从来不过如此”。《tolerate it》将恋爱中因“我”过于稚拙而产生的悲哀摹尽,而“我”却又在绝望中为对方秉烛,期待一抹未来的清光。

三月,逐渐从全食般的阴云中走出的太阳以网课为索温暖地将我紧拥。

写到三月时,我似乎真的记不起什么刻骨铭心的大事,仔细翻阅起手机相册和动态,才发觉我这两三年本就总是在无忧无虑与无心无力中交替前行。而在三月那样一段情绪无忧的

顶峰，虽然疫情达到了异常的紧张程度，我却从未因此感到不安，反倒因为网课在初三的单调生活中带来了一抹新意而深感放松。我用网课的半个月追完了原神的主线剧情，练习了许多歌曲，也在更多其他的娱乐中达到了最大程度的愉悦。还记得跟卓老师和钱老师一起玩动物大逃杀和你画我猜，一如画笔一般词不达意的也即将成为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了。可是难道不正是画了一圈发现词义有所偏差，才让这些游戏如此令人捧腹吗？既然如此，又何必责怪生活的每一抹笔触没有落到规定的位置上呢？

这一个月听歌记录献给了《一梦千宵》。那是我第一次躺在柔软的床上忘却一切，静静地戴着耳机，在恍惚间入睡，好似为偶尔的不眠夜也提供了一丝慰藉。当时的我也坚信和我在乎的人都会像这首歌里说的那样，“哪怕有天终将分散，相同旅程从未孤单”。

四月，十里杨花在四里长路旁点缀着吹向我的和煦却又令人掩泣的东风。

终于抽到了神里绫人与神里绫华，我的前两个限定五星。在游戏中探索了很久很久，直到做完了大部分支线，却又因为内心的转变而逐渐毫无玩游戏的动力。这大概也是每个人初三大概率会经历的无比偏执与迷茫的时段。

回忆起去年的五一节，与几位同学一起坐了很久的车，颠簸着去了欢乐谷，一转眼已过一年。世事无常，春却常在；世人有情，时光情薄。时间终究是将我身边一对对“小情侣”一一冲淡，不知又是否有在他们心中留下什么不平凡的痕迹。我想他们也会因为这些无理而又无力的荒唐而生发些哀叹的吧。可回环木马间摇晃着拍下的照片撑不过叶黄时分的烈火，荒地生星便始终凝望着而不可得的终究无法灿若烈阳。早知如此，或许我自己心中那些对各种分离的失落与误解也可得到些排遣。于是我总是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故事，在每一段令人惋惜的无可奈何中常读常新，却终究是在每一种不同的怅然若失中寻见了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我逐渐不明白别人的苦痛与我究竟有什么分别，不明白仅凭我十五年来侥幸的无事发生何以成为思维健全的人。

于是镜头便拉回裂隙分明的四月，拉回我的听歌时长逐渐一发不可收拾的四月。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的人，在“心碎的时刻”却也不敢在众人面前噙泪；不听海浪风雨的人，在两年后回望也无法与自己和解。似乎我便因此和黄色蜜蜂进行了一些非常深刻的交流，却终究说不出什么惊为天人的语段，而现今又不敢翻看聊天记录去悲伤地沉浸在回忆中，只能任凭时光流逝尽数遗忘。可大概是关于什么呢？或许是因为近一年前和某人承诺的事竟然在今年才做到，虽说她大概也并不在意，却终究让我自责。或许是因为和里奥绝交后难以置信地不被理解，试图解释却又无法消除隔阂。或许是因为自己过于偏激，非要逼迫别人的人际关系变得像我一样糟糕而又难以弥补。又或许，我从来都没有勇气说出一个字，一切都是荒唐而精妙的美梦。

一模结束，成绩难以置信地差，却还是快乐地和钱老师一行人出门聚餐，接连两次。第一次那天似乎是下了大雨，唱着歌从德基一路走到凯瑟琳广场，两只鞋淋得湿透，却依旧感到一丝温暖。有朋友陪伴总是件温暖的事，就像浓郁的惆怅会相似相溶在浓稠的寿喜锅中。第二次那天貌似很晴朗，在凯瑟琳广场附近的那家肯德基，看到点菜机的蓝屏，便忍不住想起了初一初二时，八班那台经常蓝屏的电脑，最多的时候一天会宕机几十次，甚至在我新年晚会唱歌时还要不合时宜地来打断气氛。可那样宽阔的教室、宁静的校园，终究是暂时离开了。每次聚会的欢乐结束，便免不了要重新投射回分部压抑的氛围中。可我不明白什么是努力、什么是未来，甚至不明白为何大家都在拼命学习。大概是为了在高中时能快乐一些吧，那时的我这么想。

这一个月听歌记录献给了《不如不见》与《花亦山》。《不如不见》讲述了在凄冷的暮雨后怀念起故人却明白已无话可说的无奈。“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这或许也是双方都已变迁无数后最真实的刻画。《花亦山》副歌的叙事则更加凝练精巧，却更加传情。“一眼也好

似，那一日，杳杳花间时；一眼怅然失，与公子，相顾不相识。”这句词所表达的便是时光流转后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对方终究不再遇见的惆怅。可又是否有人还记得那一日的繁花？那是我们一起看过，一起聊过，一起经历过的不平淡的平凡啊。终不相识，怅然若失。

五月，触不可及的宁静又被无尽压抑的夜晚打破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怨无小大，生于所爱。”Asoul 事件如晴空霹雳一般横亘在渺远的夜路中，每个人都不明真相，因而每个人亦心怀愤懑。而这般无处发泄的百般质问与旁人无尽的烦心事纠缠到一起，便愈发积压成坚实的土壤，专一地供我字字深不见底的忧郁生根发芽。我其实从来都区分不出是喜欢笑容下的那张脸，还是喜欢那脸庞上洋溢的笑容；区分不出是暮风卷去了冬天难以磨灭的孤独梦境，还是初夏佯装有所依靠的荒唐梦境淡化了暮风中有来有往的欢笑声总吹不散的孤独；区分不出是人有了缺陷便永远难以将心比心坦然相待，还是无心者便终究难以为人；区分不出是想象中只为那独一无二的人点亮的星辰早已因我烦乱而焦躁的心态而坠落，还是在我痴痴凝望着最美的那颗流星坠落在漆黑的大地上之前我便已清楚明白即便再次相遇也无法将它点亮。我只是嗟叹着，被躲避着，在清冷的夜晚一次又一次幻听凌晨两点的钟声。

“物无美恶，过则成灾。”正如无事发生是种悠闲，无所事事就成了罪责；无为而治是种哲理，无能为力就成了结局。其实最初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有所美恶的，这也与我总是改不掉的以貌取人与片面否定的妄想心态交相呼应。可相处得多了，或是会逐渐把所有的善意曲解成阴谋与蛰伏，或是会逐渐把所有的恶意美化成提点与考量。于是就这样，一切的交往最终都酝酿出悲叹的陌路，继续在我本就不甚完好的心中留下一些更深的风蚀痕迹。那时的我或许有些过于依赖黄色蜜蜂了，若是真的得不到倾诉的机会，便会心如死灰，似乎失去了自己化解这些忧伤的能力。可那时的我自然完全不懂，不求回报的善意分明就不可能是铺垫，不落俗套的坚持分明就不可能是借口。我只是疑惑着，被紧绷着，在留不下字迹的纸飞机上一次又一次书写无以维系的期盼。

“麾之即去，招则须来。”这大概也是明明在行动上倔强地拖欠着每个人的我却在心理上无尽上演着的自我抨击的最好写照。我以“跋涉雾中”来比喻迷茫而无所依从的我心中的无助，却也还怀着一丝信念，认为只要坚定地航向那片糖果海，携起绝美得无可方物的少女与诗，便可不再孤独；可如此浓的雾气却不会随着晨光自行消散，还要执意附着在我一步一顿的跛行中，让人不忍心驱赶，也着实显得我更加无所适从。我盼望黄色蜜蜂能够“三载荏苒，未忘行难，千里逐玉蟾”，却从未为自己真正立志。我将“悲喜境地，未曾独尝”读作交心的美好，却从未想过将情绪如此过量地输出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影响。从想得较少到想得不多，总之大约是同样地不甚成熟。可那时的我便总有十足的颜面去驳斥一点未想而专心致志于其他事的人，颇有些五十步笑百步之讽刺。

这一个月听歌记录献给了《遥远的她》与《All My Fault》。若一场大病就能让“遥远的她”永远“不可以再归家”，那时代的洪流带来的大概是更深刻而不可撼动的分离。可我的梦里又确确实实“始终只有她”，正如岁月不曾逝去，疫情不曾偷走我们的初心。若交替的自责与责他就能让错付的时光变得有意义，那奢华天国般的编曲大概就不会因那么触不可及而那么地令人沉醉。可风雪总是用点连成线，用线画出冻僵的小猫，再蜷缩在我的壁炉前。而等这些温暖都被憎恶我温暖的人抢夺了个干净，真正需要一杯热茶的人大概也只能紧攥住一抔尚有余温的骨灰了吧。

六月，中考草率地结束所带来的一切悲欢喜乐最终深化了心底犹空。

中考前最后一点复习的时间似乎的确没有太多可写，由于过分封闭内心，因而这些时光也并不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权且就当我的六月是从 19 号那天才开始留痕。那天下午，由

于监考老师误判，许多同学差点没能把政史开卷材料带进考场。我焦急地找吴老师反映，安抚惊慌的几位同学，终究消除了误会，而这大概也是我与许多初中同学至今的最后一次见面。考完难到让人神志不清的英语和政史，便与几位好友一同去聚餐。我至今也不擅长剥龙虾，但不知为何，那日竟吃得十分尽兴。吃完饭，我便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一言不发地回了家。路上我惊异地发现南京的市中心竟还有如此多我从未见过的地点，似乎相当令人憧憬，也令人悲叹。次日我终于无法忍受，痛哭至深夜，似乎是在怀念，也似乎是在解脱。月余积累的情绪连迅猛地喷薄而出都要花费大半个晚上，却终究不可让我完全释怀。

而后似乎有了短暂的一周快乐，尽情地与同学玩乐，甚至有精力尝试学习了托福课程。27号晚，与毕业聚会的大家依依惜别后，我写下了2022字的随笔，谨以怀念我并不太圆满地结束了的初中三年。可三年来无数人难以概括的无数分崩离析我便终究只能选择性地视而不见，在短短的篇幅里强行营造出一种虚伪的和谐感，以求逻辑通顺。而这和谐感之中的真正裂缝，那时其实已在我眼前随风摇摆。只是我选择性忽视掉一头又一头房间里的大象，维持着可悲的关系。无谓的保护欲与受保护欲也总该有枯竭的一天，大概每个人都深以为然。可当它真正嚎叫着出现的时候，即便追悔大概也已彻底来不及。

那次聚餐里奥并未出现，大概是并不愿见到我和黄色蜜蜂。后来的事便纯粹是我想得太多，并没有什么证据，就认为黄色蜜蜂想要去和里奥谈恋爱，这大概是一个十分荒诞的推断。于是我言辞过分激烈地去“劝诫”，结果也自然是被质疑。我总是希望自己能以最大的善意待人，但当我担心她出事时，却以她最负面的想法作为前提。世上的大多数人大概也都没有如我这般地不谙人事，这般地情绪化，这般地不堪一击。因而将我自身的恐惧强加于她，确确实实显得有些难以理解。然而我可以确认的是，我从来都不后悔那天说了那么多，更不后悔后来与黄色蜜蜂再无联系。我需要这样的过程来让我明白凡事首先应当靠自己，他人的关怀若是有便是幸事，若是没有也万万不该奢望。我需要意识到我必须独自走那条缥缈而无尽头的路，必须“拾级而上，攀入暴风之中，不再回头”。

“记得吗，记得吗？时间啊，会回答。”于是二月花不再盛开，六月花纷飞零落。回忆是梦醒时偏逢悄然初起的绵绵霏雨，让人文思泉涌也让人悄然落泪；是一切相伴相守的幻想破灭后独自一人手中紧攥着的流沙，流逝干净后，便会疑惑为何手上光洁如新；是海滩上潮水吞噬着沙粒堆积成的令人心醉的图画，无需多久就会了无痕迹；是可望而不可即之人眼中最明媚的星辰，我却永远无法再向它应答。而不敢回忆的，或许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扰我清梦，让我不断地惊醒，却又终究难以逃脱。从那天开始，我真正意义上地噩梦不断，直至写下此段之日的前两天，才终于有所缓解，而那便是要在十二月的部分再讲的故事了。

这一个月听的歌记录献给了《栖凰》。三无版本的《栖凰》大约是最令我动容的一首，婉转而如泣如诉，拨人心弦又描摹尽岁月沧桑。而这首歌中最打动我的一句想来也无需解释：“从此天各一方，各自怀想，不如两相忘”。

七月，宿命般地重识故人似乎总在无形间昭示着世间轮回几度花红。

中考放榜，645分，压线进了理实。我其实早已明白我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学习物理，因此大概在理实班也很难待得下去。这也正是为何我执拗地做了少数几个没有参加特长生考试的人。然而造化弄人，英语和历史侥幸的发挥超常竟“挽救”了我91分的语文，把我强拉进了理实。我预料到了物理跟不上进度的痛苦，因而询问了许多人进了理实班还能否学习文科。在得到了所有人肯定的回复后，我还是决定高一正常进入，至少尝试学好一些课内的知识。更何况，在平行班的我也未必就会把精力投入到标化考试的学习上，也未必会再遇见这样一群聪明而有爱心的同学。因此，似乎凡事的两面性都难以得出一个两全的方案。既然如此，不如少些后悔，多些向前的信念。

学了两周托福，模考勉强达到了100分，大概是我很久都不再能达到的水平了。之后我

便与父母一同出门旅游，简单游览了山东和海南。在济南又发了一次高烧，但所幸没有持续很久。在海花岛为我的母亲庆生，又趁着他们出去看音乐节的闲暇对着巨大的落地窗暗自神伤。在三亚的沙滩上漫步，即便蓝色的海风浸透了我的心房，也终究不愿摘下耳机。那段时间，与橘色莱狗真正成为了好友，也有幸与某人重新联系，愈发熟悉了起来。乐音漂浮在大风天气里挺立的那盏路灯，玄武湖畔的电动游船兜转着在黑暗中闪烁出天际的璀璨。两年的时间大约任何人的转变都会很巨大，可心理成熟程度上相对的差距总是难以消除。尽管共情能力愈发增强，我也清晰地感受到我并不能很清晰地了解某人，更不能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有人一起谈谈所见所感，总归不会是件坏事。

以及那一天在青岛，偶然得知钱老师也去了同一个地方玩，于是便相约一起吃了海鲜。依然记得滑腻腻到处缠绕的章鱼，咬不断却依然让人想要继续艰难地咀嚼下去；记得聊到了某一对一年前还与我们一起去玩剧本杀的好友，可如今这两人也自然已经形同陌路。我其实早就在《静话天地时》中写过：“情爱难得久长，更惜挚友，一朝一暮未可忘”。可这样的境界毕竟是很难达到的吧？人来人往之后，实在说不清还有什么留得下。所幸直到写下此段之日，我至少还与三五位初中好友保持联系，这大概也算是件幸事了。

这一个月听歌记录献给了《无条件》和《人来人往》。世上至爱本从不计较条件，可世俗倾覆山林，有一些面容总是比另一些更金贵。因而条件就层层加码，被早已忘记初心的人三令五申。世上至交本无来去之分，可每段并肩的旅途都在宇宙的膨胀中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有一些台阶总是比另一些更陡峭。因而旧人发梢也终有一日难以掩盖住新沙悉索的声音，开心饮过的一切先变得苦涩，而后只剩下味同嚼蜡。

八月，酷暑里心房覆上的温暖被春风花开与秋叶零落夹在正中。

在诗句中，我将未来无比缥缈的理想形容作“以幻月摇曳为航标”。就像当风吹残乐谱的瞬息才“苏生天国之曲”，被长久以来持续的情绪低迷所困扰的我至少在那时还怀有一抹祈愿，哪怕我追寻三载的目标不过是幻想出来的月光，便也可作暂时的航标，在雾中冒着巨浪，点燃不可乎骤得的远方。直到很多天后我才愿意定义我那时的状态：“负夜而行”。心中理想从未变易，可能够依赖的人却几经更迭。最让人无奈的是，我学不会去依赖自己，学不会淡然地体察世间凉薄或滚烫的一切，总是无可救药地倾心。正是这样的循环构筑了这样的长夜，让我的孤灯四处躲闪。正所谓：“新缘旧梦难分辨，余韵缠绵五色风”。

在歌词中，我将与某人早已逝去的故事描绘为“句点前埋下的伏笔，一离开就非要断句”。可当零落的故事又重新由破碎的片段纠缠成念念相续的凝胶状的流光，我的心情便无所适从，不知是该怀缅还是该自责，是该重拾过往还是该看向星空。可断句便已经是新的一句话之伊始，纵使重新书写一遍又一遍也不可能带来什么前后句的交融。但那时我和某人话还是很多，将毫无意义的内容堆砌在生活的各个角落，让心中棱角分明的燧石片无处容身。可或许后来的我就会渐渐明白：“一朝击燧取星火，何惧人生水长东”。

而后，便实在剩不下什么关键词了，非要说的话，酷暑难耐以至于军训延期，更是给八月这一段腾出了大把的空位。那便索性少写一点，把更多的笔墨留给我已辗转四月余的高中生活。

这一个月听歌记录献给了《陪你去流浪》。当过往的诗篇都死寂停滞，甚至无意随风飘拂，或许写诗的天涯行客早已乘风流浪到了天涯海角。可无人陪伴的流浪总归是无尽孤单，与人同行的旅途也难以称得上是流浪。因而，当最终湖心的小船上只余一人，思念故友的同时也应该谨记流浪的意义，至少腾出一些心思欣赏上下一白的天云山水。

九月，骤然涌现的压力让我与曾期待的世间万事都难以再相拥。

曾经期盼已久的高中生活，现在看来，竟比初三还辛苦许多。但这种疲惫在九月还尚未

显现，或许是被认识新同学和新老师的新奇感所冲淡。高中课程的难度梯度显然高得可怕，我也通过初步的学习更加认识到了我很不适合学习物理。可要在其与历史之间做出何种抉择，我却也还没有彻底决定。在此之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显然是生物，是波波课上令人痛苦的实验。我在九月也曾将紫峰大厦指引的晚霞比作烧杯里倾落下的粘腻的斐林试剂，大概灵感便来源于此。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着实严谨，着实有趣，却也着实让人每天有些惶惶不安。在如此多次的实验“威胁”下，我只好认真学习生物。可关于对它和化学哪个更感兴趣，却直到落笔之日也回答不上来。只不过还有一个多学期的时间考量，又何必操之过急。

接着自然是所有人都印象极深以至于不可磨灭的军训。我们相对来说算是幸运的一届，军训由于酷暑延期，原本痛苦的七天只剩下了三天半。可即便只要在营地坚持两天两夜，对我来说却依旧像种酷刑。尤其是在中秋的前夜，在皎洁的月光下一遍遍操练着难以理解的队形，实在让人身心俱疲。没错，心理上的疲惫才是诸如军训或衡水模式之类的生活下最可怕的一点。明明靠满足感与成就感就能冲淡辛酸，却偏要靠压力与攀比来加剧，只能说有效但悲哀。而这种疲惫的根本目的又是什么？自然是服从训练。而诸如某些高中之类的场所竟要沿用此等威权主义的训练来管理学生，实在是骇人听闻。相比之下，我倒宁愿相信南外还余有一丝可取之处，但也终究脱不开身。大概东亚文化就是如此地不尊重个性与天赋，妄想靠今日美德化的苦难来换取明日的压迫他人，在攀比与攀附中既比上不足又无以依附。这便是军训时间里我偏激的所思，至少能让我察觉其可悲可叹，而后竭力不融于其中。

再之后由于痛苦的周六补课和周日的经济课，休闲娱乐的时间少了许多。进一步地，疫情防控政策层层加码，过度防疫将人步步紧逼，甚至 48 小时核酸都成了常态。这样令人窒息的生活即便有逊于军训，也极易剥离人的喜悲，甚至于剥夺人的正常思维。我对此深恶痛绝，却还是无法改变，只能无奈接受。或许这些都是为了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可这套话术已经在初三的我的耳中出现了太多次，我并不接纳。可纵使再闭目不问，也只能跟随着这悲哀而盲目的潮流继续前进，哪怕被裹挟到寒风刺骨，也万万不可挣脱。

在这一切之后展现在我那时的备忘录中的，自然就是情绪无尽翻涌所刻印下的种种文字了。我写“恨这种绵绵无绝期，为什么每条路的尽头都在不可抵达的天际”；写“为何会干渴于甘冽的美酒中？为何会干涸于苍翠的绿洲中？因为那是心的干枯”；写“看不见群山巍峨，看不见翻云覆雨，看不见天人永隔，因为天地都无法触及”；写“可是隔膜从此牢不可破，相见也不可相知，永远不被守护着，却永远被桎梏着”……这些文字无不描绘出我心中死寂、冰冷而扭曲的荒原，了无生气，点点星光也都零落天边。我见不到友情改善的希望，见不到爱情的意义，见不到学习的成果，见不到哪怕一晚的安然无梦。可时间总要滚滚向前，我只能仿照中考前的那段时间，对丰富的思绪报以冷眼，假装无视我自己的内心，让噩梦被包装在稳定的外表下，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但至少我重新掌控了一定的情绪走向，有了一点正常的学习动力。而正是这些不可长久的压抑，艰难地支撑我度过了接下来的两三个月。

这一个月听的歌记录献给了《留在那年夏天的名字》和《花开无穷》。这两首歌我都在一周内循环了 100 次以上，可以说任何一段其中的旋律在我脑中回荡都会引发无比深刻而难以释怀的共情。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毕竟是留在那年夏天而再也回不去了。而更令人唏嘘的是，这是哪年夏天？这是今年夏天啊。若是以后的每一个晚秋，我都要再感怀一遍今年初夏，再寻觅一遍今年那“迷惘时另一半倒影”而终究不得，又该如何悲哀？大概只能“一步步，一步步，朝前迈去”，任由花开天际，又于泥中飘零。

十月，虚幻的情绪稳定最终被真实清晰的对一切的迷茫感所撬动。

国庆节，随父母回到了因为疫情两年无法前去的老家洛阳，见到了年迈的爷爷奶奶。全国各地的防疫政策显然并没有什么大的分别，都是同样地不近人情。在洛阳除了每天的核酸检测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给奶奶庆生。美食、音乐、陪伴，当我们欢乐地拥有着这一

切，又何尝不想让自己的未来也不会缺少这些人间的美好。可我毕竟是不太懂如何做出什么可口的饭菜，或是写出什么悦耳的乐句的。既然如此，我能做到的大概便只有学会如何在陪伴中给予他人温暖，并期待着这种陪伴也会降临在我身边的这一天。这会是友情、爱情或亲情的美好，但终究只存在于理想，要长久便更加难得。那既然不能一直被动等待，不如就竭力让自己更加耀眼。当时的我殷切期待着，能在这一年得偿所愿。

月考后，我便将几乎所有闲暇的时间都投入在了一件事上：写刻晴同人传说任务。“天道未老情亦存”，这句诗是全文的标题，是两万余字内容的主旨，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信念。全文分六个部分，分别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六句毛主席的名句作为小标题，情节上环环相扣，也深刻塑造了刻晴这一理想与实干兼具的人物形象。正如我在《玉衡意》中所写，刻晴有“赏下庶民亦风雅，刑不袒官滤良实”的理念，更有“鹰击长空无需缚，龙卷流虹续灵姿”的志向；有“通达五律仍不惑，精道七言洒清词”的恒心，更有“等身未惊终觉浅，刻岩于心共知行”的行动力。正因如此，她才会如此鞠躬尽瘁地为璃月付出，在这片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也属于每一个璃月人的篇章。而对我来说更清晰的是，每当在这篇文档中落笔时，我都能深刻感受到刻晴的知行合一，那是无比坚利的发簪留下的清脆声响，也至少做了当时我心中的一束光。

自那之后，那小楼的室内室外，天色却仿佛都逐渐灰暗起来。所谓“虚幻的情绪稳定”消失不见，只剩下尚未清晰的迷茫。自从我的物理作业因为错误率过高被潘老师打了好几个不堪入目的C，貌似学习成绩是越来越难以回到正轨了。我将以何种面貌面对课内学业和课外学习？某重要会议召开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更是越来越大。大多数人似乎每日都在翻开新篇，又似乎满目皆是颓败。而那泱泱轮转了五千年的精致古朴却脆弱的参天巨树，在虎鼓瑟与鸾回车中滚滚向前，却又将以何种面貌面对疫情、面对逆全球化、面对内外交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不明白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明白它们的起源与演化，不明白为何一张张笑着的鬼面总是把这些问题重重地抛到我们的脊背上又消失不见。我只是每天在哀声叹气中虚度时光，靠总玩不懂的电子游戏和总记不住的噩梦带来一丝新意。似乎总有谁在我的耳边不绝地轻叙：“你们的青春已然逝去，默哀吧，孩子们。”

到了月末，这尚未清晰的迷茫便逐渐真实清晰起来，留下瘢痕，无法擦去。我写“不谈安危离合，勿染欢悲喜乐”，可实际上却早已被不可解的悲哀染尽。安危离合，即便已过去四月余，我又怎能不挂念？千里风雪，若是某些人当真执意独行，我又怎能不担忧？我写“为风花里逝去的岁月唱一曲晴天”，可实际上却早已不知道怎么唱出动听且真心的乐曲。或许我的心声对这世界来说高低皆是噪音，是不和谐的一抹亮黄，更应该被掩埋于饱受唾弃的尘烟。我写“彩霞隐入焦墨色，挟卷平生翠碧心”，更是在为这时代的黯淡而哀叹。或许对于一个成熟的牢笼来说，其中一切有理想之人的命运，或者说其中一切有理想之囚徒的命运，就应该是沉沦于噩梦，困缚于现实，摧眉再折腰，永无开心颜。于是“枯坐天色已变幻，更惊远山无尽云”，我看到天际不可得的美好，那是不曾碎裂的心愿，是不会黯淡的繁星点点。我是否会再一次向它们伸手呢？那时的我大概已不敢再这样想。于是提笔，终于写起了此篇年终总结。我悲伤而尽可能忠实地从一月的伊始开始记录，期待它能见于世人，寻见一丝共鸣。

这一个月的听歌记录献给了《Month》和《无数》。我久远过往的某些经历大概的确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仓皇告终了的，虽说现在也早已不怎么回想，但其影响也确实长久伴我至今。喜爱与悔恨本该都“越长情越汹涌”，只可惜“爱没有尾声，恨没有前兆”。而当视角由我个人的无法独善其身拉远到这时代的无以兼济天下，我也总会疑问是否真有条船不远万里乘风而行。但我还是竭力去憧憬有天能够拾起破碎的自己重新前行，毕竟“在平行故事里，总会有个我”没辜负那些曾支持与期盼过我的人，也没辜负这世界。

十一月，兜转迷航的陨石终于看见世间万星不再隐于灰暗的苍穹。

期中考试和 AMC 考试结束后，在运动会之余，又进行了两次团建。内容并无太多可写，但总算能给人一些休息的时间，不用在根本无法理解的语句海洋中反复质疑自己，直到堆栈溢出。也正是趁着 12 号一同游玩的机会，和章鱼、加绒、零精华这一行人交了朋友。再加上之前就有交流的省略号、鱼腥草等人，便大概构筑我们这一群“赌球爱好者”的初聚。在之后的世界杯期间，能在看球和打牌中其乐融融，也算得美好。

之后的半个月，仔细地听了很多梦衫的歌。其中的一句话似乎与我写这篇年终总结之初的想法尤为相似：“不甘与心悸促使我用纸笔来记录，但错过也许是一门最美丽的艺术”。我尽力忍受住回忆带给我的巨大悲伤，描摹着逐渐温暖的冬、万物苏生的春、繁花飘零的夏、天高猿啸的秋……那些比喻和排比都绝非信手拈来，而是在沉浸中反反复复、反复体会，所得到的最真实最准确的叙述。正因如此，这篇文章才与我的思维息息相通，绝难改动，至少对我来说，也算是美丽的艺术。因此我更加愿意一直记录下去，哪怕将我的不美好尽数揭露，也绝不该停笔。

某次火灾事件后，无数人义愤填膺，我虽并未做出什么大事，也至少鼓起勇气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只是两块小小的红色屏幕，只是短短的三十分钟。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能力与见识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世间万物强大而不可阻挡的运行轨道，但螳臂当车也至少好过碌碌无为。当时的我甚至有些更疯狂的幻想，但理智还是让我选择了红屏默哀的形式，哪怕不能引起所有人注目，也至少不显得弱小无力。有那么多人“被碰得粉身碎骨也要擦出一瞬火花”，我相信我也可成为其中之一。再后来，我逐渐认同了我必须要走的道路，绝非是短暂的烟火，而应该是长久的阶梯。“见证者，为见证而来；铭记者，为铭记而生。”我的使命绝不止于此，但也绝不该过早地放弃看向未来与当下的眼睛。或许就这么走下去，在下一个十五年，或是下一个三十年，我便能真正有底气地在世界的洪流中做独立的自己。

这一个月听歌记录献给了《赔我做梦》和《留星》。“我的梦，落了空，飘忽誓约怎么画押；多么痛，过了冬，才敢说出生如夏花”，这大概也和前段的思考不谋而合。对他人的陪伴，我总是抱憾。可放大到足够长的尺度，此时的悲哀与反目也不可能羁绊我一世。对世界的冷漠，我总是受伤。可将它不断剖开再分解，其实也只不过一团团的虬枝和积雨。我的心境，或许也从那时起出现了一点转机的迹象，大概只差一点助推便可脱离这样的悲哀之海。我抬起头，期愿“留下一颗星，陪我捱过这一生的行程”。

十二月，一整年的时间齿轮终于在走到尽头后敲响了希望之钟。

为艺术节初版方案准备了两天的歌曲，却玩笑般地因为整个方案没有过审而被废弃。这绝非几位主创的责任，但我也无心再去怪罪校方。我们紧急地将第二版剧本方案付诸实行，终于在表演前三天得以开始完整地排练。在短暂的总计约十个小时的排练中，每位主创人员、每位演员、每位配音，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米老师，在视频剪辑的岗位上加班加点了二十多个小时，才让我们的视频得以如此美轮美奂，甚至还举着沉重的电脑指导同学表演的每一个动作和神态，着实让人敬佩。还有章鱼老师，作为唯一的编剧和最主要的导演，付出了无数心血，燃烧了无数艺术细胞，对每一个环节的考虑也十分周全。而我虽然前期的作用不大，却也每天都在各种协调工作上累到迈不动步、说不出话。可我依然感到十分美好，毕竟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把如此多的人组织起来。而只要大家都在努力，便无所谓结果。

到了汇演前一天和当天，为了确保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有闪失，还是四处找大家确认各种细节。和硝酸银一起提前五十分钟交卷前去报告厅占场；提前跟米老师和海染蟹一起找五班同学借了红缨枪；临时嘱咐了多名同学在表演时确保鼠标位置、声音大小、麦克风传递万无一失……我或许并没有在表演指导方面发挥什么大作用，但却真切地做了很多工作，只为保

障演出能顺利完成。最终，我们的节目《这一路走来》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也算得上十分圆满了。当然，六班作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奖，演出水平也的确在我们之上，这也给了我们很多学习进步的空间。而在过程当中和二班同学发生了一些矛盾，我也由衷地表示歉意。但无论如何，我们这样相当优异的成绩绝对离不开辛苦付出的每一位演职人员，我也由衷地感谢大家。

在紧张准备艺术节汇演的期间，由于新版防疫政策的出台，“共存”成为主题，新冠病毒也无声地四处蔓延。在汇演完仅仅两天后，南京就因为许多师生中招而被迫停课。我们高一的这场也成了今年唯一没未被取消的文艺汇演，算是很侥幸地圆了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一场艺术节之梦。但汇演后，病毒也击倒了许多人，让前几天的网课几乎形同虚设。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有更多人失去了生命。这或许便是共存的代价，但我明白长痛不如短痛，让致死率大大减弱的病毒与我们共存，总比以经济稳定甚至政治稳定为代价执意封控终生更符合国情。而我不知为何，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感染病毒，看见别人痛苦的样子，总还是有些怜悯与哀伤。也会整日因想象自己被感染而神经紧绷，每日也非常疲惫。

后来还是冒着风险，和橘色菜狗去新世界百货看了电影，吃了一顿海底捞，而这大概也是下次和同学团建前最后一次出游了。之后，大家便都开始发烧，网课也正式开始。我先前执意选择撰写以友谊为主题的那篇口试稿，如今赶限时才感到绝望。由于想将我和某些人的不同观点套入，又要写出一些亲密关系理论的辩驳，甚至好几次因质疑我自己的价值观而崩溃。写完之时，我后背淌着冷汗，眼角的泪水似乎在结晶，又似乎早已消逝。与自己辩论，与幻想中的他人辩论，终究是以求同存异收场。我意识到以过分严苛的一致性来对他人的价值观做道德批判，显然是缺乏理智的事情。将如我一样不断动态演变的人的思维僵化静止而后草率地拒绝一切认同，也显然缺乏辩证性。因而，我的释怀，大约就从这篇《Make Friends You Can Cry With》逐渐开始。

在生物课上目光呆滞地走神，尝试安抚激荡的回忆，却只是让悔恨更加汹涌地浮现。于是顺势第一次尝试了五言诗，再几经删改，便力压先前毫无立意的悲伤之记录，成了今年诗歌大赛参赛的那一首。一切旧日美景的消逝，被描摹作“朽犬凄凄吠，尘锁曳曳依。朗朗一窗月，哀哀半弦余。”情景交融间，曾照耀我过往的那一弦挂于夜窗的明月如今也残破余半，难以再寻见于人海。而我“愿赴旧时约，奈何花落去。可怜余路远，倾覆同袍衣。”古书经传里歌颂的相惜之美好大概也随着西风卷落夏日未败的枝头花而被腐烂的斗笠斜着倒扣在水中，引来好奇的鱼群点着水波，却终究不是曾经佩戴着这斗笠的浪人。这样看来，所谓的“公报私仇”也依然可归于我“自我洗脑”的一部分了。

接下来，很遗憾凭借我现在的文笔还难以忠实而有逻辑地描绘我在那最后几天里情感转变的过程。既然如此，就摘抄一些我和温狗老师的词句，并不深刻地勾勒一笔吧。“自黑暗中迸发的一点流光，旋转在宇宙浩瀚的迷茫。自光芒中裂开一道罅隙，涡卷于浪漫的殷红天堂。”“浮沉多年的心在波光粼粼中不再失措，星光看尽了你所经受的冷漠。如果路远风骤，如果无人相拥，至少能穷上下而求索，静看水中星斗交错。”“世界教我，在垂垂暮年，依然能细嗅蔷薇的气息。世界让我，在何时何地，都能永续那星光的晦明。”“回到人海，感慨期待都无改，可独行的你已知晓会被爱。漫天星斗提灯前来，温暖那一片海。”“他从此离开了永夜的梦想之城，也留下了对于世界的无数思忖。他从此听见了边缘的点滴风声，也开始向星空的方向献出终生。”

从那时的转变起，大概的确从八个月的锁链一般的噩梦和回忆的煎熬中碰撞开了一条荆棘丛生却清晰指向远方的路。小到仙林金鹰的湖光山色，大到世界语言的繁杂多样，无不令我沉醉。我逐渐有了一点行动力，重新做起了之前荒废的各色题目，也慢慢重建了对生活的信心。我意识到其实我的朋友们会一直关心着我，就像蓝莓老师所说的，“星空会一直伴着我们前行”。大多数人或许并不会像我自己一样，不成熟地意气用事而随意厌弃一些随机的

人或事。既然如此，何必感到孤独，感到对万事无能为力？世间是非功过，星空自会代替我们评判。因此，不如用接下来不知道多长的时间把自己慢慢变得成熟健全，变得有理想而有行动，就这样“绕着心间路，入往生不复命”。

这一个月听歌记录献给了《朱砂痣》和《失忆蝴蝶》。“泪水倒灌心田被你听见后，心潮涌起是海上的琴变奏。”纵使过往再不堪回首，我也坚信美好不会被轻弃，真理终会被重拾。“以天地作画，勾起眉间砂”，又何惧“失去笔触”，“天地沧桑”。而当目标清晰后再回顾曾经的“只差半步成诗”，遗憾也逐渐不那么让人难以释怀。的确“这样遗憾或许更完美”，可我相信笑容与开阔的天地会比蜷曲的悲哀烙印得更久，圆舞曲下往复的脚步会踏出比天国的背景音乐更高尚的诗篇。这些我耗尽心力思索后依然相信的，必然会指引着我前方的路，点亮每一盏灯，无论暗流涌向何方。

在 2022 年的末尾回望，我热爱的许多都幻灭成风，遗失在不可踏足的沙海中。但还有一部分，我依然未曾忘记，我依然坚持至今。我珍视的友情几经更迭，但最美好的真挚感情在我心中始终不变，那是可恒久珍藏的互相陪伴互相成就的信念，是清辉下一切绚烂光芒在躲闪后终会懂得真正的璀璨。我仰慕的那些坚强、实干、知行合一的品格，虽然要彻底地学懂还需要时日，但我已愈发坚定了信心，要将这一切美好的品质纳于心中，显于行下。

更进一步地，经历了一年，我从一年前无依无靠、懵懂困惑的自己，成长为了一个虽然还是有很多困惑悬而未解却已心怀凡世，不再沉默亦不再信口胡言，不再怨天尤人亦不再麻醉自我的人。这一切归功于黄色蜜蜂曾经的支持、橘色菜狗善良的理解、温狗老师文字的熏陶、蓝莓老师友善的关怀……但最根本的，也是唯一能真正改变我的内部原因，是我自己心中的成长。一步步从冰冷寂寥的荒原上走过，从新芽初萌的柳枝下走过，从繁花似锦的校门里走过，从温暖醉人的海风中走过……我靠着无数人的爱与陪伴，更靠着自己的思考，更加坚定地又走过了一年的路程。流水终看尽，茫茫千古情。这些跨越一年的问题，我可以笑着说，一个都没有给出不完满的答案。而今后的路，希望能与我爱的和爱我的人，一直、一直走下去。

最后的最后，再提几个问题吧。或许，就留给明年这个时候的我自己来解答。紫顶鹤，2023 这一年里，你过得好吗？时间一定在你身上留下了很多烙印吧，那些美好的回忆，你还一直铭记至今吗？那些失落悲伤的回忆，你有从中获得新的思考，让自己变得更坚韧、更有爱吗？你是否在积跬步以至千里的道路上已渐行渐远，已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你是否在为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断努力？以及，你成长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又是否还在坚持自己的热爱？现在的你看一年前写下这篇年终总结的我，又会想对我说什么呢？我相信你会自信地敲击键盘，给出你的答案。

以此为念。

紫顶鹤
2022 年末
于南京